

BEI TIAN JIAO NU

悲天骄女



● 蓝

林

I247.5
1499

214112

青 林 著

悲天骄女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 石 家 庄



0095113



X41/K6 / 09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探求多层次爱情奥秘的长篇纪实小说。

它呼唤人性复归，爱还本体！它揭开人类情欲原幕，把男女之间的性爱毫不掩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荒唐年代，铸成男女联姻的错位。一位漂亮聪颖的女大学生，嫁给一个普通的山民汉子，他们情趣的差异，尤其是他在夫妻生活上的粗俗和蛮野，最终导致了他们感情的破裂。她苦恼，她悲愤，她带着燃烧烈烈的情焰，扑向她久别重逢的情侣，坠入不可自拔的风流漩涡……

她的丈夫，是一个性狂汉。他回过头来去寻找当年被他抛弃的村女。但她也早已嫁人，男人是一个不称心的酒徒，一位“拚命三郎”。他暗察妻踪，到处窥奸，终于举起了手中愤怒的屠刀……

小说以清醒的当代意识，纤细的笔触，把多层次的爱情角逐，维妙维肖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形成一幅幅惊心动魄而又令人心弦颤栗的爱情画面。作品故事环环相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作者以他那独特的抒情语言，把读者带进一个错综复杂而又引人发省的情爱世界……

悲天骄女

古 林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15号）

邢台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6.25印张 13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2.20元

ISBN 7-80505 158 5 1 · 156

一个在爱情上失去幸福的年轻女人，对于世间其它的一切，就会变得毫无兴味，坠入人生随势而往的麻木中。

现在，可以说白梦甜就被时代大潮抛在这样一个迷惘的岸滩上！

她把喧嚣的市街丢得很远，独自微闭着双眼，背靠着一棵小树，静息在山镇旁边一面草坡上，如同一个历经千山万水的持重挑夫，耗尽了全身力气一般，显得那么疲惫，那么懈怠和困倦。在她的面前，是一个驶进深山的长途汽车的终点站，一片回旋车身的开阔地。大概由于进山车辆的过于稀少，这面宽广的坪场很显荒芜，之中除了几道不规则的交相盘缠的赤红色的深陷辙痕，其它均已长满了繁茂的绿草，犹如一面刚刚驶过几艘船只的湖泊，水表残留着几道没有来得及弥合的痕迹，全是一片深湛的碧绿。今天一早起来，她便驱赶着一辆兽力排子车来到这里，接一位帮她建厂的工程师。此刻，那头仍然托带着车子的瘦小毛驴，贪婪地畅游在这面餐盘上。它的前腿不知何时被套绳缠住，跌扑于地，在车辕里鼓着肚皮，继而努着肛肠，噗噗施放着秽气，在地上作着悲惨的挣扎，还不时高扬起头颅，向它的主人作着求救似地翘望。然而默息在那棵小树下的她，却连眼都没有睁一下。也许有人会以为她对自己的未来事业正在脑海里勾画着宏伟的

蓝图，对于来人的学问和胆识在作着兴奋的想像。其实此刻，她什么也没去考虑，心中犹如一面风静月明下的湖水一般寂谧，眼前是一隅灰蒙的天体，一片静旷的空白！

她的衣着上蓝下黑，极为素朴，宽阔的裤腿上粘了一块又一块黄色的泥巴，松皱的前襟上爬满了点点白色的饭痂，一切一切都无异于其他勤恳而微带某种倦怠的乡间女人。如果认真地去，她仍然和别的农家妇女有许多不同，首先是那件上衣，是这一带中年妇女很少穿的制服褂。尤其是那张很显俊丽的漫长脸庞，尽管高寒的山风和烈烈的炎阳使它变得有些粗皱和浓酡，但从眼角、额头许多细碎的纹络间，还有那梳黑发下的脖颈上，依然可以看出她天然肤色的鲜嫩和白皙，透出那种不同于常人的静雅和柔美。其实她是一名大学生，14年前，当她拿到政法学院的毕业证书，在分配工作前深入工农，进行2年之久的思想锻炼时，她和许多同学一起来到这个富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当时，虽有不少人抱有混天熬日月的念头，但她却十分忠贞地响应了上级号召，不仅在思想上和劳动人民打成了一片，而且在行动上也同他们作了最虔诚的凝合，和一个青年农民结了婚，至今还仍然生活在他们之间。当然，各级党委始终都对她关怀备至，尤其在当时，曾把她奉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先进典型，从地方到中央，开动了一切舆论工具，对她进行过旷日持久的表彰和赞颂，先后还被选成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地委委员，县政协副主席，大队妇女主任兼团支部书记，等等让她难以胜数的职务。就是最近，上级领导还依然对她作着毋庸置疑的厚爱。前些天，县委书记杨世广又一次乘车来到他

们鸡鸣岩，语重心长地向她说：

“梦甜呀，现在中央提倡科技下乡，号召知识分子走出机关，面向社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你早来乡下许多年，在这方面比谁都更具优越性，应该先走一步，尽快带动大家，把一个象样的村办企业建起来，为经济振兴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企业？我们这里能建什么？”她的思想毫无准备。

“咱们县富有银山之称，地下矿源极丰，山山岭岭之中，到处布满了白云石！”杨世广极为兴奋地向她讲，“现在农民虽然过上了身温肚饱的好时光，但我们当领导的不能满足现状，应该有个长远奋斗目标，继续带领大家在改革的道路上向前闯。人常说：要想富，靠‘工副’。农民只凭脚下那片土，显然难步小康之门，必须引导他们多方拓宽财路，向新的领域进军。据县志记载，咱们这一带古称白云邑，后改白云州，现称白云县，变来变去离不开白云二字。究其原因，就因为地下埋藏着无尽的白云石，这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既然咱们的老祖宗都十分看重这笔财富，连名字都不肯改叫别的，他们还不是想暗示后人，希望有一天能让它大放宝光，造福子孙，难道我们今天还能再让它安安地沉睡地下？”

“杨书记，你知道，我在大学可是个学文的，对理工一窍不通。”白梦甜依旧感到很茫然，“对于搞企业，办厂子，我实在缺乏那份能耐！”

“就是留洋回来的那些博士们，也不是样样都通嘛，关键是人一有了学问，脑子就来得快，学起什么都容易。”杨世广继续给她鼓着气，“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我想派个专家来帮

你搞。有关资金问题，我已经和县府金融部门打过了招呼，让他们替你来解决。在这方面，就是花上几百万也值得！”

“要是这样，哪还能算做我搞得企业？”她的态度仍然显得很冷漠，“如果把厂子建在那些‘人财’两全的村镇，不是既让你少操这份心，还能叫国家省去这笔财力吗？”

县委书记的脸色马上变得阴暗起来，两道目光在她的脸上作过许久的审视之后，忽然话头一转，又和颜悦色地开了口：

“我明白，如今你的情绪有些不好。认真地讲，这几年我对你的关心也有点不够，各级领导多多少少也对你有些冷落。当然，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有，但更主要的还是你没有象过去那样积极地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老典型只有不断为国家做出新贡献，党和人民才永远不会忘记你！”

她的表情显得很凄然，眼中蓦然汪满了两眶难言苦衷的泪水。

“在如今这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我希望你能重新鼓起勇气，一如既往，大步向前，为新时期农村的经济腾飞，闯出一条新的路！”杨世广热心地给她指示着努力方向。“听说最近，你和田耀的关系仍不好。至于原因，我不想多问，夫妻吵架斗嘴，可以说家家有之，我也莫能例外。人常说：饱暖生淫欲，闲暇闹是非。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全部心力用在事业上，其它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这一次，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县委对你的一片热望，在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能更上一层楼，把一面具有新时期特点的更新旗帜打起来！果真如此，你们的办厂经验能在全县推开，村村变石为

宝，到那时，我想你在党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叫人敬重……”

在倦怠的迷蒙中，她似乎感到了大地的震颤，隐隐听到一种隆隆的响动。她在心里开始对来人作着猜测，她想：十有八九那是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要不就是一位刚刚走出科研机关白命不凡的年轻学者……当然，对她来说，无论谁都一样，只要能帮她把厂子建起来，向领导交了这份差，至于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她早已不放在心上。因为对于这一切，与其说过兴奋的满足，到不如说过极为酸楚的领教！

“呃！同志，你是来接人的吗？”在蒙眬中，尽管她已经觉察到汽车的到来，可是还没有等她打起精神，对下车的人去作逐一的审视，却猛觉自己的臂膀被谁轻轻推动了一下。

“啊，你是——”她懒懒地睁开一双惺忪的眼，慢慢站起，发现那些进山的乘客，已经陆续跨下车门，走向镇街。而自己那辆毛驴车竟不知何时就已停站在她的脚前，一个用塑料袋装好的行李卷，早就放进了车厢里，上面还端坐着一个白白净净的男娃子！一位风尘仆仆戴深度近视镜的中年男子，正站在她的面前。

“这是县委杨书记让我带给你的介绍信。”他的头发蓬乱，脸色黧黑，胡子满脸，褐色的中山褂显得很长，脚上是一对变成灰黑的白球鞋，无论从哪里看，都不似她想像中的那种西装革履、饶有学问的人，更象一名走乡串镇邈邈的补鞋匠！

梦甜拿着信纸的手，忽然微微打起了颤抖，立刻向他抬起一双惊愕的眼！

他继而又作起自我介绍来：

“我姓江，名卫凯。江青的江，汪精卫的卫，袁世凯的凯。也许我的名子叫得太晦气，大学一毕业，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就被送到边疆一个劳改农场去改造。”对于她那双咄咄逼人的目光，他显得很不自在，仿佛想极力把话说得幽默一些，使气氛变得不那么紧张。谁知他的话音未落，她的目光忽然变作僵滞，两个嘴角急剧抽动了一阵之后，便猛地转过身去，反而把头抵在那棵小树上，禁不住地恸咽起来！

“哎，同志，我可说得都是真话呀！不过我的问题早已解决，最近才要求调回咱们内地来。领导本来想留我在县局当个什么小头目，我总觉自己半生已经过去，官路上很难再熬成啥气候，还不如脚踏实地来干点实事好，所以才……”他一时手足无措，变得心神慌乱，不知如何是好，霎时出了满头汗，“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不愿接受也可以，我就马上回县去，你好另选别人。”

许久之后，她才转过身来，把一双泪眼对向他，目光里流露出那么多的愧疚和不满：

“卫凯，你不必作戏给人看，我就不相信你真的认不出是我？过去，我是办过对不起你的事，如果今天你还记着那笔账，不想再认我这个人也就算了，那是我自作自受！”

“难道真是你吗，梦甜？”他惊骇地瞪大了一双眼，下意识地张开两臂就要向她扑去，但很快又垂落下来，只是用力抓住她的手摇了摇，什么话也没有能再说出来……

回返的路上，天近中午，山野显得很静。小毛驴顺着清江岸边的土路，悠闲自得地蹒跚在前，只有那小娃子昏昏欲

睡似地坐在车厢的被卷上，而他们俩却迎着宽阔峡谷中清凉的河风，一同跟在车后。好久，江卫凯才向默默走在身边的梦甜道：

“……说实在的，当初拿到杨书记写的信，一看到你的名字，脑子里还真动了一下。可是很快又想：这也许和你是重名字，因为10亿中国人就凭那几个方块字反来倒去，一样的名字实在太多了。就我这个不怎么样的名字，在我原来那个小小劳改场就有十多位。过去象你这样别说红遍全省全国的人，就是在地方上多少有点名望，10个有10个也被提到了大大小小的领导岗位上，万没料到你至今还呆在这个穷山沟里！”

“我的官儿当得虽不小，也并不少，可都不过是虚设。”她凄然地扭头向他笑了笑，“真正有权的官儿却被别人捞去，没有我的份。这些年，我只不过给别人充当了一次又一次上爬的阶石，晋升的招牌和广告，留给我自己的，却是一把只好暗自吞咽的泪！”

“那是怎么回事？”江卫凯停住了脚步，向上推了推近视镜，他似乎感到很惊讶。

她痛苦地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他的话。

“在这座大学校园里，当然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沉痛的，包括我青春的身心、爱情和前途。”在默默的前行中，她终于鼓起勇气，坦诚地向他吐露起自己的心声来，“这次多亏遇到你，觉得还应该助你一臂之力，把事情搞成；如果是别人，或许就由他而去了，我再也没有那份心思了。”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对你还是了解的，明白你是一个真心实意想搞一番事业的人，我不能站在一边去看你这位老同学的笑话，让你最后落个见不得人的下场。还有，我欠你那笔无法偿还的债，现在可以说，我是为你负债经营！”他们由于意外的相见，她的情绪明显大有好转，言语间流露出许多的兴奋。

二人相对看了一眼，都不自然地笑了笑。

“工程师同志，我这个驱车来接人的，却让你一直这么步撵着，实在太不象话，你还是坐上车走吧？要不也显得我这个人太无情了！”当她发现毛驴正停在前面的路边吃着草，便一同紧追几步，向他催促说。

“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吁提高妇女地位，保卫妇女和儿童的权宜，如果我这个大男子坐在车上，让你这位女同志在一边步行，让外国间谍卫星偷偷摄了去，公布于众，不是要丢咱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人？说不定还得把我拉到国际法庭去受审？要坐，当然还是你这位女同胞了。”他虽然说得是笑话，但在梦甜听来心里却感到很熨帖。

“反正不坐白不坐，到时它也不会汇报上去，让谁去表扬我！”她指着毛驴说罢，便抬腿跨进了车厢，把昏昏欲睡的孩子揽在了自己怀里。但对这位小客人，她始终都没有勇气去问句什么，因为有关他的一切，不仅牵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还会给他们带来一场不堪回首的回忆！

毛驴拐进旁边一个大沟，开始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向前作着艰难的蠕动。这是一幅十分类似乡间丈夫去接送妻子的甜蜜图画。此刻，大概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好象也

觉察到他们出现在这幅画面上的不协调性，所以好久，他们只是随车而前，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仿佛怕一时不慎，一句话说不好，触到对方那不应有的伤痛！

白梦甜父亲，原在部队工作，是边防军某师政治部主任，那些年由于频繁调防，他们怕耽误女儿的学业，便把她送回县城老家母亲身边来就学。从初中到高中，她和江卫凯一同在这座全县的重点学校度过了6年时间。她对这位来自乡下的男孩子很有好感，他虽然穿戴破旧，不善言辞，但学习却很努力，连年考分在全年级都是第一名。别人都说他是书呆子，甚至连团都不肯让他入，但梦甜却发觉他脑子很灵透，心眼也很好，每遇考试，他就主动帮她复习功课，连星期六都不过，便把她带到城外那个树荫下僻静的井台上，一同去学习，使她这个功课并不怎样好的学生，每次考试成绩并不比别人差，而且最后还居然和他一样，在高考中被录取。

大学的青年男女，他们不仅在学业上作着一场攻坚，而且在爱情上也都在进行着一种激烈的争夺战。他们的政法学院，和江卫凯那座综合大学，都在省城的西郊，中间只是一墙之隔。他在他们那个化工系，仍是一名拔尖人才，学习还不满二年，就在学刊上发表了几篇引人注目的专业论文。所以每逢星期天，她就主动去找他，生怕别的女生把他给抢走了。在许多人眼中，他们虽然已经成为牢不可破的一对，可是她一想到他俩所学不一，日后去向各异，到最后他变了心。因此，她愈来愈对他追得愈紧，就在他们将要毕业的那年夏天，一个星期日便又约他到西山去玩耍。他们涉过一条大河，便向面前一座大山爬去。走在前面的江卫凯，一路替她采着盛

开的鲜花，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向她说：

“梦甜，你怎么老对我不放心，一次次逼着我表态？象我这样一个从泥土里扒拉出来的穷学生，能找你这样一位军官的漂亮女儿，还不是前世烧了高香，哪还敢有别的奢想？说实在的，我还直担心自己配不上你哩！谁不知道，在你们那个哲学系里，你是一名堂堂的团总支书记，还是一位令人敬慕的中共党员，而我，至今连团都没入，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共群众！”

“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带刺！”她紧跨几步追上他，“可是在我看来，政治上的表现，无论谁只要肯努力，就可以争取到，但是聪明的脑瓜子，却不能拔下来再安一个！”

“事情并不象你想得那样简单，我每写一次入团申请书，却要比发表一篇论文难得多，至于党的大门，恐怕这一辈子都难登临了！”他们在继续的登攀中，江卫凯由衷地发着感慨，“其实你是身在庐山，难识自己的真面目，可是在我眼中，你们这种人比谁都要神圣得多，如今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远比一个学业成绩好的人，前途不知要光明多少倍……”

那天，他们只顾谈天说地，嬉笑相辩，竟没有注意到阴云四起，霎时便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直到远远的城池亮起闪烁的灯光，仍然没有要停歇的意思。他脱下自己的衣服，裹住那些花束，一路上跑得很快，当他最后躲进一个半山岩洞时，随后赶来的她衣服全湿了，冷得浑身直发抖，他关心地问道：

“梦甜，快把你那个湿褂子脱下来，将我这件干的换在身上，要不你会冻出病来的！”



“那你穿什么？”她死活不肯，江卫凯硬帮着她把衣服向下脱。当他的手触到她那火烫的酥胸，她急得直想哭，并惊叫了几声，“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是坏透了……”

“看来，你对我的态度，并不象你平时表白得那样真诚。我们出校很快就要成为夫妻，可你对我固守得还如此严密！既然如此，我还甘愿当你的局外人，请你自己去换吧！”他随之便把自己那件干衣服投在她的怀里，背过身去，走向了洞口。

“那我们今夜怎样办？”当她换好衣服，挨着他在洞口蹲下来，望着外面滔天的大雨问。

“我可不敢冒着这样大的雨，带你摸黑往回返。万一顺进山下的大河时，怎么向别人去交待？看来，咱们只好在这里过夜了！”他立刻把那团花束替她铺在潮湿的洞地上，“你先到那里去睡吧，我守在洞口，保证不会让野兽来伤害你！”

“那明天回校怎么向别人讲？”她感到很为难，大有要哭的样子。

“你就不会说到一个熟人家去串门，遇雨被留？”江卫凯替她出着主意，看来他的脑瓜子的确要比她灵透得多。

“那你呢？”

“我更好说，男人的贞操向来没有你们女的那么值钱，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人问起我。”他赤身蹲在洞口，替她阻挡着侵袭的风寒。

黑暗的岩洞里，先是一片死一样的静寂，继而便传出一阵呜呜的饮泣！

“全怪我粗心大意，让你遭受这份下场。”站在洞口的他，

心里感到很不安。

“我埋怨过你吗？你光着身子蹲在那里，就不怕自己受了凉？”她心疼地向他嗔怪道。

最后，他终于从外面摸回些石块，把洞口严严地堵起来，在一边躺了下来。

“我害怕，也有些冷！”在黑暗中，她向他撒娇似地说，于是便向他伸过一双发颤的手，然后偎在他的胸怀间！

那一夜，她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半山岩洞里，在那簇绵软馨香的花丛上，第一次领受了一个男人给予的温存和爱抚，以及令人心颤的愉悦和并不满足的柔情……

然而此后，首先是她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走向了人生另一条不堪回首的异途！世界虽大，今天竟使他们狭路相逢，这实在是人世间的千古奇观！现在，她直觉自己在他面前是一个罪人，心中有许多难以向他倾吐的苦言！但是她也觉得，如今他们既然走在了一起，就有必要打开思想上的通路，释去疑念，于是她便鼓起勇气，指着怀中的孩子，探寻般地向他问：

“真没有想到你还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你就不怕他母亲心里惦记，对你有意见？”

“谁愿意找这种麻烦？但对我讲，这已是没有办法的事了！”江卫凯语言悲怆，“今生今世，她不会再埋怨我，也永远无法再去想念我们的孩子！”

“那她……”梦甜心里一阵悸动，立刻扭回头，向他瞪大一双极显惊异而又惶惑的眼！

“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流着眼泪说，“如果有一天，

我的孩子知道他母亲的死因，他会恨你一辈子！”

“恨我？为什么？”她这才真正感到了惊诧！

他痛苦地摇了摇头，没有作答。

小车在山路上，默默向前作着痛切的滚轧……

二

这是一个格外偏远的深山小村，叫鸡鸣岩。不过在抗日年代，这里曾经住过八路军的一个卫生队，当时几位很有名气的高级首长在这里养过伤，在这一带大有名望。

那年，他们被分配到这里来的共有4名大学毕业生，也不知领导出于何种考虑，4个人分别来自四座大专院校，两男两女，互无干系。他们几个人又各有特点，各有爱好，也各有其苦恼。中文系毕业的申光中，志高气傲，连做梦都想当作家。据说他妻子是家乡一位很漂亮的中学教师，他每天一有时间，除了给妻子连篇累牍的写信，就是偷偷躲在哪里看他带来的文学作品，写他的小说。钢铁学院毕业的项浩，由于来到乡下所学非所用，显得一筹莫展，整天躺在房后的草坡上，幽幽怨怨，吹他带来的一根长箫。音乐学院毕业的肖岚，终日嘴上歌声不停，她什么都不在乎，很快便和项浩搞在一起，二人常常躲在哪个草丛中一谈就是半晌。那时，他们与其说是下乡来进行思想锻炼，倒不如说进行思想改造更合适。因为他们很快便发觉，村里无论何种工作，都不让他